

恰同学少年

①下

北大青年的关注、声音和责任

组编『北大青年』报社 主编 阮章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恰同学少年

——北大青年的关注、声音和责任

(下)

《北大青年》报社 组编

阮 草 主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三、我们的责任	262
(一) 长者之风	265
徐光宪：莫道桑榆晚，霞光尚满天	265
梁柱：赤子之诚，履冰问道	272
谢冕：蒲苇韧如丝	28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专访中国语言文学系张鸣教授	289
燕南园 60 号的家族记忆	
——专访王力先生长子、四通打字机发明人王缉志	296
你必须足够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专访物理学院教授舒幼生	308
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专访翻译家许渊冲	314
(二) 今日青年	321
“冲上云霄”，并没有那么浪漫——专访空飞班学员沈健平	321
执笔亦从戎，不惭世上英	
——专访北京大学 2013 年退伍士兵伍昕钰	329
李晓丹：放飞爱与希望的风筝	338
我在昆明的一周	
——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援助医生姜勇口述	347

行行重行行,不可阻山鹰	354
如何在北大体面地活着	361
(三) 岁月如歌	365
请回答: 1977	365
北大学生日记: 直击五四	371
穿越回百年前的京师大学堂期末考试,我会挂吗?	377
当我们唱“一二·九”时我们在唱什么	383
北大图书馆: 被偷走的那四年	389
忆往昔,静园岁月稠	395
谁在北大长眠	402
你不在,终于识得雕刻时光	414
佟园之佟府风云	421
(四) 与你告别	426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氏家族的世纪之约	426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邓辉教授追忆侯仁之先生	434
纸片里的半百时光——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故事	439
29楼,不想和你说再见	443
再见,西苑早市	449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456
(五) 注目边缘	462
中关村故事	462
中关村的贴膜人和他们的第二人生	467
你好,这里是四号线	475
你好,糖葫芦小哥	482
门上的日子——访南门保安们	488
十六岁的新媳妇儿	493
后 记	501

三、我们的责任

无论校园内外,梦想谈得很多,与之相匹配的责任却谈得太少。我们一路向前狂奔,忘了我们也有责任,与被发展车轮碾压过的历史告别;我们渴望成为新人才,忘了我们也有责任聆听长者的教诲,传递历史的声音;我们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忘了我们也有责任注目那些在缤纷多彩的时代里被遗忘在角落的边缘人物。

作为媒体,我们记录着这个时代所奋力追求的,也记录着这个时代不经意间忽略的。我们想让读者在积极昂扬中找到自己的动力,更想让他们警醒于一派祥和背后的失落与遗憾。

在这样一个时代,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太过简单,而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却太过艰难。我们要做一个时刻唠叨的提醒者,一个随时长鸣的警钟,不为渲染悲情,不为加重执念,只为了,记录我们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一) 长者之风

徐光宪：莫道桑榆晚，霞光尚满天^{*}

作者手记

决定采访徐光宪先生，源于严纯华老师给我们上的一堂党课。严老师告诉我们，虽身为院士，徐先生力所能及皆亲力亲为，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这让刚刚进入大学的我深受触动。进一步了解后发现，徐先生一生兢兢业业、育人无数，都是为了国家。

立身一清如水，为国丹心一片。因为徐先生正在病中，《北大青年》记者没能采访到他本人，但他的种种经历即使经过学生的转述，依旧撼动人心。刘禹锡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将“为霞”改为“霞光”，与他和妻子高小霞的“霞光奖学金”相合。

2008年，在授予徐光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评审组广泛调查化学界意见：“假如给徐先生这个奖的话，同行当中会有多少人会反对？”

评审组征求意见的对象中，很多都是化学领域的泰斗。征得的答案

^{*} 王子怡，中国语言文学系2014级本科生；戴林杰，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本科生；刘婵，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生。

是一致的：徐光宪得此奖是众望所归。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什么酱牛肉啊、香肠啊……”严纯华用力挥了挥手说，“烤鸭那可是每顿的‘标配’！”严纯华回忆，三十年前，大家总是会在一段时间攒一些研究结果后，到徐光宪家里讨论，盼着蹭老师一顿丰盛晚餐。

其实徐光宪夫妇经常邀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师母高小霞厨艺一流，但主要是招待自己的学生时下厨，所以严纯华和同学常常“只能巴巴地等高先生的学生显摆完今天吃了高先生做的什么浙江美味，再去敲徐先生的竹杠”。当时向他“敲竹杠”要美食的学生，基本都比他小了四十多岁。

季羨林口中“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的徐光宪视学生如子女。“文革”中，学生被牵连，本来就是批斗重点的徐光宪对造反派说：“我保证他们不是特务。”他因此被关在北大四十二号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整整半年。

1989年，学生黎健因孩子脑瘫而入不敷出，徐光宪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出一百元来接济黎健夫妇。大年初一的大清早，徐光宪摸黑骑着自行车去找黎健，想把让高小霞做好的烧鸡、八宝饭送去给他。但他不知道黎健家的具体门牌号，就喊着黎健的名字一层楼、一层楼地找。现居美国的黎健夫妇说，他们永远忘不了老师的恩情。可对这件事，他却只有喟叹，他觉得自己帮不了学生更多，作为老师，心里不安。

徐光宪是公认的好人，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亲厚，对交情不深的人也充满理解与体谅。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与徐光宪同住一室。因为怕打扰黄金陵休息，徐光宪搬了一张小凳子放在洗手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致辞到深夜。2005年，徐光宪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他用这一百万港元的奖金设立了以他和妻子高

小霞的名字命名的“霞光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勤奋学习但家境贫困的学生。

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无论人前人后，徐光宪从不论人短处，在谈及他人时都是以一种鼓励赞赏的态度。即使是学术研究中一些明显的不足，徐光宪也会说，考虑到当时的实验、计算条件，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不易。

徐光宪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这就像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你。所以，凡事多想想别人的感受，总是好的。”即使是“文革”时期斗过他的造反派，徐光宪也能谅解：“哎呀，那时候（他们）年轻，都是听党的话嘛。”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签订了和工业界的第一个稀土分离方面的有偿技术转让合同，由徐光宪、李标国带领七八个学生完成。这份合同中约定，假如工艺实际应用效果不够好，乙方自愿退回全部转让费，只要甲方不对外说这是北大人做的。“徐先生认为，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大的名声；他可以输他自己，但不能输了北大。”

“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严纯华说，“但是他认为不对的、涉及原则问题的他一定会非常严肃地对待。”徐光宪的原则就是国家、党、北大，他认为最严肃的时候就是在党内的时候。“徐先生要是称我为‘严纯华同志’，一般都没好事儿，肯定是要来批评我。”严纯华回忆起老师批评自己时，叫着“同志”、告诉自己身为党员和北大人应该如何处世的情景，忍不住笑起来。

徐光宪幼年时，父亲为了还清二哥欠下的赌债，四处奔波，最终辛劳而逝。家中的顶梁柱倒了，经营的布店和钱庄纷纷破产，徐家就此中落。家愁未尽，国难又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杭州、宁波、上海，和同学

在纷飞战火中秉烛夜读,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坚持实验。

曾深切感受过祖国的风雨飘摇,徐光宪归国后每每谈及国家,对党的感激以及对民族振兴的欣慰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他常说:“我们当下是生逢盛世。”

1951年,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当选为美国荣誉化学会会员和荣誉科学会会员,可谓前程锦绣。但得悉美国国会将通过禁止在美学有所长的中国人回国为共产党服务的消息后,徐光宪夫妇商议后立刻启程回国,因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其实,他赴美本就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他是爱国学生组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也参加了唐敖庆等人发起的“新文化学会”。

严纯华回忆,第一次见徐光宪是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后,化学系组织本系的学部委员和学生交流。当时徐光宪、高小霞夫妇双双荣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这也是国内少有的学部委员伉俪。徐光宪在谈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而是非常谦逊地不断感谢国家和学校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徐光宪遭受过很多不公。由于教育、家庭背景不够“红”,徐光宪一直申请入党,直到六十四岁才如愿,同一天入党的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严纯华还清晰地记得在入党思想汇报会上,徐光宪一开口就自我检讨:“我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到的教育是……”

他还因留美背景被认定为特务。编写《结构化学》获得的几千块钱稿费,他拿去资助困难学生,却被定罪为“发展特务组织”。即便如此,为了适应国家需要,徐光宪一生四次变更科研方向,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从核燃料化学到稀土化学。“先生有为祖国科研事业作贡献的强大精神驱动力。”学生黎乐民说。

1971年底,徐光宪从江西农场返回北大任教。此时化学系正面临一项急需完成的军工任务——镨、钕的分离提纯。当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却只能长期依靠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赚取微利。“我们心里不舒服。”徐光宪说,“所以,再难也要上!”

当时国际上稀土分离的通用方法是离子交换法,但这种方法成本高,处理量小,徐光宪决定创新采用串级萃取法。那时候他早出晚归,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有时候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徐先生才会发现嘴里没有戴义齿。每次看到这个情景,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学生黄春辉回忆道。

最终,以全新的推拉体系串级萃取技术,使镨、钕分离系数达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1974年9月,年过半百的徐光宪还亲赴包钢稀土三厂,指导这一新工艺流程用于分离轻稀土的工业试验,大获成功。在徐先生建立的稀土串级萃取分离最优化工艺设计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和稀土应用大国的转变,这些重大成就被国外同行称为来自中国的冲击(China Impact)。为此,徐光宪获得了2008年国家最高科技奖,他也成为中国化学、化工界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文革’结束回到北大后,我们当时都为徐先生抱不平,可是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尽快恢复实验上。”黎乐民说,“徐先生对科学事业的追求真是做到了不屈不挠,执著到底。”

学生不能超过先生,中国就不能进步了

几十年来,徐光宪为国家培养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一大批稀土行业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他时常带着学生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并一次次举荐人才。

徐光宪曾说,自己最大的安慰和自豪就是培养了一批能力和成就大

大超过了自己的好学生,因为“学生如果不能超过先生,中国就不能进步了。”

他的学生中,很多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界的骨干力量。他的学生黎乐民、黄春辉、严纯华、高松分别凭借各自在量子化学、稀土配位化学及光电功能材料、稀土分离和功能材料化学、磁分子固体材料领域的成就荣选为中科院院士。



徐光宪与严纯华(左一)、高松(左二)及吴凯(右一),由严纯华提供

“就是润物细无声吧。”严纯华这样评价徐光宪对学生的言传身教。

有一年给研究生上量子化学课时,有同学不记笔记,还抱怨作业太多,徐光宪听到后就叫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家里做客。他和学生从生活琐事聊起,讲到婚恋话题时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结婚照片,一同前去的严纯华说:“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老师想干嘛。”最后,徐光宪才把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笔记和作业取出来给大家看,硬皮封面的本子,厚厚的一沓,翻开是记得工工整整的英文。“拉近关系之后,就是再用力揍你也觉得挺温柔的,”严纯华笑着调侃,“老爷爷比你强吧,人家在那儿念书的时候记笔记那么认真,你小子还不记笔记不做作业,知道差距了吧。”

2003年的“非典”停课期间,徐光宪发表了致北大学子的公开信,以

自己“举重若重”的经验教导学生们提高自学能力：“我的天分并不特殊，是靠勤奋的‘笨鸟先飞’，同学们更没有问题。”

在一次课间，学生们谈起当时中国围棋界的顶尖高手——聂卫平和马晓春，徐光宪说：“马晓春那种像天才一般飘逸灵动、大开大合的感觉，一般人很难习得。聂卫平扎实的基础、厚重的棋风，看上去不那么有灵性，但能够稳扎稳打，持久取胜。这就像我们做科研一样，需要灵性，但更多的是需要坚持。”

从教几十年，徐光宪对于教学工作一丝不苟。除了他享誉学界并获得国家科技图书特等奖的《物质结构》教材外，他在量子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等领域的教材和专著教育了几代化学人。每次上课，他都会认真备课，将基础知识与最新科技成果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受到启发和教养。他常常将课堂延伸到办公室和家里，进行答疑、讨论，若是学生偶尔没能理清逻辑，他总会耐心听完问题，给予认真解答，有时为了使学弄通弄懂，甚至一直讨论到深夜。即使在年近九旬时，徐光宪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演示的每一张幻灯片，都是他一字一字、一张一张自己打字完成的。

“我们年轻一辈儿的这些学生，之所以愿意一辈子追随着徐先生，就是因为对他这种人品的景仰，”严纯华说，“当你了解了徐先生这样的一代人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知识分子，什么叫科学家，什么叫为人师表。”

几个月前因脑梗住院，现在的徐光宪基本只能借助纸笔与别人交流。学生们经常去看望他，与先生聊聊最近的科研进展和生活乐事。“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写下来告诉他，他看我们待的时间稍长，就不住地要我们赶紧回去，生怕因为他而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严纯华说。

推开徐光宪的办公室门，安静无人。趁着他住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正在对徐光宪的办公室进行修缮，以便他康复后坐回他熟悉的写字台边。

梁柱：赤子之诚，履冰问道*

作者手记

查阅梁柱教授的资料时,发现网上绝大部分和梁柱教授相关的,都是他学术性的讲话和讲座,想来应该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老师。再加上我只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去采访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不免有些忐忑。带着心里的“偏见”和“哆嗦”,我打电话预约采访时间:“我已经写好采访提纲了,需不需要我把提纲先发给您?”“不用。我不需要准备。”梁柱教授特别干脆地回答,之后也很快确定了采访时间和地点。

见面后短暂的交流,我的刻板印象大为改观。梁教授对学生很关切,见面先问我今天是否有课,采访结束时又叮嘱我稿子不着急写成,先做好自己的学业。开始采访后,我紧张的心渐渐放松,就像在听一个长辈讲故事,我慢慢感受到一位年长学者的风度和深度。后来为完善稿件内容,需要补充采访,梁教授也非常配合。第一次采访,梁教授刚上完课,补充采访的那晚他又有一个讲座。看到已经退休的梁教授仍然积极地发挥余热,他对教育的热情让我感动。

梁教授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讲话非常犀利,认识问题非常透彻,对于某些严肃的问题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为师有道,授业解惑,梁教授对青年人的寄语让我受益匪浅。感触更深的一点是,几十

* 马丽娟,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1 级本科生。

年历史变幻,不变的是他对做学问的执着,采访完后我才明白了,“履冰问道”这四个字的分量。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逸夫一号楼三层,出了楼梯口一眼就能看到对面墙上一面浮雕,刻着马克思的头像和他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记者与梁柱教授约好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见面,在346号贵宾接待室见到年近八十的梁柱教授时,他刚刚下课,拎着手提包匆匆赶过来,今天是给全校所有一年级的博士生讲专题课。

“我这样的秉性,就是停不下来”

梁柱教授2003年退休,至今已有整整十年。但这十年间,梁柱并没有停止教书育人的工作;作为一名学者,他也未曾终止过对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

“我是退休了,平时也不教博士生了,但我的生活习惯和过去是一样的。”梁柱早上喜欢散步,下午开始看书、工作,除了偶尔给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其他校内外的博士生讲课,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笔头上的耕耘也没有中断,从今年年初至今,梁柱已经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他谦虚笑称:“虽然不一定是好的!”但在人民网理论研究的学者专栏里,可以看到“梁柱专栏”,持续刊载他近几年来重要的座谈会实录和论文。

在退休前的一个访谈中,梁柱曾经表达过:“我始终眷恋教师这个职业,积四十多年教学之经验,我体会最深的是,要把‘传道、授业、解惑’这古而有之的工作做得稍微像样一点,是绝对离不开研究这个基础的。”千禧之年,梁柱从已经发表的近两百篇学术论文中选编出版了60多万字的《履冰问道集》,谈起文集为何命名为“履冰问道”时,他曾这样